

民族·宗教·边疆热点问题书系

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东突” 的历史与现状

DONGTU DE LISHI YU XIANZHUANG

潘志平 王鸣野 石岚 ◎ 著

民族出版社

- 民族·宗教·边疆热点问题书系
- 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东突”的历史与现状

潘志平 王鸣野 石岚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突”的历史与现状 / 潘志平、王鸣野、石岚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3

(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169 - 0

I. 东… II. ①潘…②王…③石… III. 恐怖主义—研究—
世界 IV. D81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499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0001 - 3000 册 定价: 2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169 - 0 / K · 971 (汉 57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一编辑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民族·宗教·边疆热点问题书系

《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热点问题
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任：禹宾熙

副主任：甘玉贵

编委：张运珍 杨青 罗焰

彭学云 虞农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出版说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各民族中有多种宗教信仰。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不仅与周边一些国家的民族比邻,有些民族甚至跨国而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多元文化与一体化的冲突加剧,表现为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地缘冲突影响国家的稳定和世界安全。

《民族·宗教·边疆热点问题书系》是五十余年来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传播先进文化理念,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民族出版社近年来精心策划、组织的一批优秀社科图书的集成,包括: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丛书;跨国民族问题研究丛书;当代中国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丛书等若干丛书。

出版这套大型图书集成的目的在于,响应党的十六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突出时代主题,以民族工作者特有的视角追踪社会热点问题,深入分析研究各种问题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归纳、总结、提供借鉴。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使出版服务于现实。

《民族·宗教·边疆热点问题书系》是开放性的,它将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不断选择新视角,研究新问题,为读者竭诚奉献最具吸引力和民族特色的精品图书。

民族出版社
2006年10月

引 子

2001年9月11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纽约当地时间上午8时50分，纽约的最高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北塔楼遭到大型喷气式飞机袭击。这个袭击来得实在太突然，当人们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又一架波音飞机快速地击中了大厦的南塔楼。几十分钟后，纽约标志性建筑——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在滚滚浓烟中轰然坍塌，数以千计的生命瞬间烟消魂散。美国震惊！世界震惊！全球数以亿计的人眼睁睁地目睹了比好莱坞恐怖大片还要惊险的这一幕血淋淋的场景，似乎在一夜间世界陷入了恐怖袭击的惊惶之中。一时间，谈恐怖主义色变。

恐怖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产物。其实，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初见端倪，在中东、北非、东南亚、欧洲，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恐怖活动此起彼伏，且愈演愈烈。但是，在此前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恐怖事件，都还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重视。在西方，甚至还有人嘲讽道：恐怖主义是一个现代神话；恐怖主义这一概念似是而非，用以描绘政治暴力时从来显得苍白无力或愚蠢之极；它之所以能被关注是因为人们的智力贫乏。^①“9·11”事件或许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或许只是历史

^① [英] 约翰·格里宾等：《历史焦点》，33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但毋庸置疑的是，“9·11”后，国际社会不得不正视这个危害人类的罪恶势力。“9·11”以来的几年里，反恐与恐怖的较量如火如荼，成为新世纪人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9·11”后的一个月——2001年10月11日，中国政府首次向全世界披露：中国新疆及境外有股与本·拉登狼狈为奸的“东突”恐怖势力，危害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随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白皮书《“东突”恐怖势力难逃罪责》，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时空连线》等栏目，以大量确凿的事实、翔实的画面，揭露了“东突”恐怖分子的累累罪行。

什么是“东突”，什么是“东突厥斯坦”，什么是“突厥斯坦”，什么是“突厥”；“东突”如何缘起、发展，现状和趋向如何；与“东突”有着不解之缘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究竟是些什么问题。以上一些问题往往还涉及历史、学术上的难缠的事理，让人不易理解。笔者曾在经济类研究生班讲课，应同学们要求，用半个小时大要地讲了一下这些问题，同学们反映不大好懂。其实，这些年来，一些媒体报道中或多或少说了一些，但有些地方说得并不十分准确。我认为这些问题事关国家的统一大事，你可以不研究它，但不可以不了解它。本书试图从学者的角度，全面阐述“东突”问题，以满足非专业的一般读者的需求。

潘志平

2004年春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伊斯兰化”、“突厥语化”：	
内亚的地缘文化现象	1
第一节 东西关系与伊斯兰化	2
第二节 南北关系和“突厥语化”	9
第三节 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两化”	12
第四节 西域文化与中华文化	16
第二章 “双泛”：内亚地缘政治文化的产物	24
第一节 19世纪内亚的地缘政治	24
第二节 泛伊斯兰主义	27
第三节 泛突厥主义	40
第四节 “扎吉德运动”：“双泛”联系的纽带	65
第五节 “双泛”传入新疆	68
第三章 “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	
民族分裂的黑藓	75
第一节 突厥斯坦：一个漂泊不定的 历史地理概念	75
第二节 东突厥斯坦：外人之余唾	78

“东突”的历史与现状

第三节	“维吾尔斯坦”：失去记忆的地方	85
第四节	民族分裂的黑藓	89
第四章	历史：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	91
第一节	背景	91
第二节	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 共和国”	99
第三节	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116
第四节	一败涂地的“东突”分子	132
第五节	克格勃豢养的“东突党”	139
第五章	现实：宗教极端化和恐怖主义化	147
第一节	宗教反弹—宗教狂热— 宗教极端化	147
第二节	世界性民族分离运动中的 “东突”分裂活动	157
第三节	走向恐怖主义的“东突”势力	160
第四节	恐怖战略、战术	163
第五节	穷途末路的“东突分子”	169
第六章	“东突”：民族败类、民族罪人	175
第一节	西方的一堆奇谈怪论	175
第二节	“和平演变”和“人权攻势”	178
第三节	新策略：“内乱裂变”	184
第七章	“东突”：人民公敌、人类公害	189
第一节	三位一体的邪恶势力	189
第二节	“三股势力”的方面军	193

目 录

第三节 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	219
主要参考书目.....	223
后记.....	230

第一章 “伊斯兰化”、“突厥语化”： 内亚的地缘文化现象

“东突”势力是分裂中国的邪恶势力，它有着深层次的地缘文化背景。

新疆与其毗邻的以西地区，通常称作“中亚”。“中亚”不是一个界定很明确的地理概念。它可以看成“中部亚洲”或“中央亚细亚”的缩写，在中文里这两者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区别；但在俄文中，它们则是有区分的（虽不很严格）。按权威的《苏联百科词典》，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中部亚洲）指的是，原“苏联亚洲的一部分，西起里海，东到中苏边界，北起咸海—额尔齐斯分水线，南达苏联同伊朗和阿富汗边界”，即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另外，Средняя Азия又特指当时乌、吉、塔、土四个加盟共和国构成的“中亚经济圈”，故此又把这五个共和国称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而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中央亚细亚）指的是，“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自然地区”^①。自然地理学通常把一个辽阔的大陆按水系划分成内流和外流两大区域，内流是它的腹地。欧亚大陆的腹地，即凡北冰洋水系、太平洋水系、印度洋水系和大西洋水系以外的广大地区统称“内陆亚细亚”（Inner Asian），即“内亚”，这甚至

^① Совет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1980, 1272 页、1481 页。

比上述的“中部亚洲”和“中央亚细亚”的和还要大。本书所说的“内亚”，还不是自然地理学中的“内亚”。从人文地理角度考虑，我们给出的定义为：新疆及其毗邻的中亚五国，至里海以西的高加索和小亚细亚一带。

内亚的历史千头万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宗教意识“伊斯兰化”和语言“突厥化”这两个历史文化现象。

第一节 东西关系与伊斯兰化

内亚，为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四大文明古国所属地区及古希腊、罗马的中间地带，即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一方面，内亚地区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联系，另一方面，“内亚”又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居中。其东，新疆地区主要受中原华夏文明的强烈熏陶。在这里，地缘因素是明显的。新疆地貌大致可概括为“三山夹两盆”，其中天山、昆仑山巍峨高耸、东西走向，天山由东向西南倾斜，昆仑山由东向西北延伸，两山交会在帕米尔高原。这好比一个巨型口袋，袋底在帕米尔，而袋的开口朝东，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内地相接，交通相对方便。新疆地区的西域文化由此与中原华夏文化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渐渐地融入中华文化，这是新疆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文化背景。其西，则更多受到西南亚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在文化上与东部发生互动，即在受到来自东方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将其文化影响到新疆地区。贯穿其中的丝绸之路是这种文化互动的载体。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它将古代人民东西友好往来概括得既形象又富于诗意。但这终究是个艺术化了的概念，和任何美好的东西一样，总有其不足之处，

至少它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以为丝绸之路即丝绸贸易之路。其实通过中亚的古代商路上远远不止丝绸贸易。丝绸之路的内涵在于它所体现的古代东西文化交流。东西文明的交流除了丝绸、大黄、茶叶、瓷器等商品贸易活动外，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交流，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由西向东传播的宗教文化。首先是祆教，源出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该教于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创立，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将其定为国教，很快经新疆东传至中原。唐代长安、洛阳均有火祆祠供奉来华胡商祈福。其次是摩尼教，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摩尼教不容于波斯，摩尼本人亦被处死，但其外传却甚为迅速。东传后，在回鹘尤受尊崇，安史之乱时回鹘人应召入关助唐王朝平乱，摩尼教借此势在中原大大发展。再次是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其说被东罗马认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与祆教、摩尼教共同形成当时波斯三大宗教，亦经新疆东传中原。古代影响最大的宗教还是佛教。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阿育王朝代佛教较广泛传播于印度次大陆，公元前1世纪中期已有关于大夏地（今阿富汗北部）流行佛教的记载。佛教何时传入中亚的中心粟特地区虽不能判定，但应在摩尼教传入当地的270年以前。阿姆河上游大夏地亦称巴克特利亚，后来又叫吐火罗斯坦。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于该地，后又为塞琉古王朝所征服，希腊人在此建立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把希腊文化引入这一地区。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3世纪，正是大夏希腊化艺术的鼎盛阶段，传入该地的佛教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由陆路东传的早期佛教文化，又被称为希腊化佛教文化，这与由海路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其中还有个情况尤其引人瞩目：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还有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在内亚并

存、和平共处，其间也有可能在这几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宗教之间，出现奇特的结合，例如在佛教寺庙中设置袄教拜火祭坛，就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在内亚最终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起源于7世纪的西亚阿拉伯半岛，在内亚绿洲城市中，佛教的衰落与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相联系。伊斯兰教是伴随着倭马亚王朝向东扩张传入内亚。阿拉伯军队向东方的征服以波斯的霍腊散为出发地，大约于704年到达穆尔加布河下游的谋夫，随即征服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刺子模，并深入到锡尔河流域，特别是费尔干纳地区。751年又征服了塔什干。至10世纪，中亚南部基本上实现伊斯兰化，再经过数个世纪，内亚的大部分地区也渐渐地伊斯兰化了。所谓伊斯兰化就是，使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萨满教、袄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等）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内亚伊斯兰化后，再没有任何宗教能够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

伊斯兰教的传入得助于以下三点：一是以“圣战”为旗帜的武力传教；二是信教者可免征人头税；三是与世俗统治者勾结，强制推行伊斯兰化。960年，哈拉汗可汗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推行国家伊斯兰化，有二十万帐讲突厥语的牧民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内亚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前面所说的7世纪后的一段时间，那是与阿拉伯军队武力征服相联系的。第二次发生在13—14世纪，在此前蒙古大军西征，灭亡了阿拉伯人的阿拔斯帝国，并席卷了内亚地区，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的封地在内亚，后来形成了钦察、伊利、察合台三大汗国。这些信奉萨满教、佛教的蒙古征服者不久都先后改宗皈依了伊斯兰教。钦察汗国的可汗别儿哥（1257—1266年在位）可能是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可

汗。钦察汗国后来分裂，里海左右的哈萨克人，月即别人（乌兹别克人），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至少是它们的上层统治者），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统治波斯的伊利汗国，从它的可汗阿合马时代起（1282—1284年）伊斯兰教成为官方宗教。察合台汗国占有中亚和新疆，1331年继位的答儿麻失里下令摒弃佛教皈依伊斯兰教。察合台汗国分裂后，在东部新疆称汗的秃黑鲁帖木儿（1348—1362年在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不皈依者以铁钉钉入头颅的方式处死。1353年，阿力麻里一带（今伊犁附近）就有16万蒙古人集体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此外，受蒙古所迫的突厥部族在小亚细亚站住脚后，建立了占有麦加、麦地那两圣地的奥斯曼帝国，成为逊尼派正統的保护者，并在16世纪起以哈里发号令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教在内亚地区真正扎下根来，主要得力于伊斯兰苏非主义的活动。苏非即阿拉伯文 *sufi*，“羊毛”之意，大抵与最初的神秘主义依禅们身披长袍修行有关。苏非不是以诵念《古兰经》来求得对安拉的认识，而是凭借个人的灵魂的闪光所获得一种神秘的直觉，以修炼默祷来“近主”，最终达到与“安拉”合而为一。和卓崇拜即圣裔崇拜，是苏非主义的突出特点。和卓即自称穆罕默德后裔的人，在和卓崇拜狂热年代，和卓就是信徒心目中的神。苏非神秘主义让信徒相信人神之间有条接近的途径，并制造出活生生的神——和卓，推给信徒。这显然要比那种“正統”的抽象说教更富于吸引力。历史证明：它“常常取得比正統神学的代表更大的成功”^①。

5

① [苏联]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苏非主义者、和卓奔走于可汗、艾米尔的帐篷和牧区各个角落，将伊斯兰教深入“内亚”的牧民之中。苏非主义是超教派的，即存在于伊斯兰各教派中，它以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强烈地吸引着社会各阶层的信徒，其组织严密、教阶等级森严，又很难为世俗政府的控制。早期苏非以蓬头垢面的“迭里迷失”^①面目出现，消极遁世，而中亚的苏非大依禅、和卓却不甘寂寞积极入世，帖木儿朝、昔班尼朝的速檀（苏丹）、艾米尔们争先恐后地拜请其为精神导师。帖木儿朝、昔班尼朝的速檀、艾米尔通过与世俗封建主的结盟，和卓集团攫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权益。如和卓阿赫罗尔（1404—1490年）通过“坦霍”、“瓦克甫”名义捐赠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其庄园遍布河中和费尔干纳，成为当时中亚最大的宗教封建主。他的40年宗教统治，威名远扬，权势甚至超过可汗。和卓势力最强大时还一度攫取过世俗权力，但那多半是在世俗权力薄弱的地方，如塔什干、费尔干纳和新疆的叶尔羌。最早来到新疆并获得成功的和卓家族是额西丁和卓家族，其先祖原是中亚布哈拉的苏非派教团首领。在明清之际又有三支和卓家族东入新疆，苏非神秘主义由此继续向关内推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西北伊斯兰各门宦。^②

19世纪中叶，和卓崇拜衰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卓作为宗教封建主与世俗封建主勾结、结盟过程中扩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但它一旦要与世俗封建主争夺统治权时，这种联盟必然瓦解，并必然地遭到世俗封建势力的严厉打击。和卓

6

① 陈诚：《西域番国志·哈烈》（中华书局，1991）曰：“有等弃家业，去生理，蓬头跣足，衣弊衣，披羊皮，手持拐杖，身挂牛羊骨节，多为异状，不避寒暑，行乞于途，遇人则口语喃喃，似可怜悯，若甚难立身者。或聚处人家坟墓，或居岩穴，名为修行，名曰迭里迷失”。

② 潘志平：《和卓崇拜的兴衰》，载《民族研究》，1992（2）。

崇拜在中亚没落，但苏非神秘主义在内亚继续发展，苏非主义依禅们在秘密活动，一直到近现代。苏联时期，尽管伊斯兰教受到沉重打击，但作为神秘主义的平行（Parallel）伊斯兰（或曰民间伊斯兰）地下活动并未根除。它的代表（被称作“流浪汉”、“未注册”的地下毛拉）不是苏非兄弟会头目，就是宗教狂热分子。^①

内亚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共生树”。有一些穆斯林未必完全遵守教规，甚至有的还违背伊斯兰教的某些禁忌，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许多穆斯林既朝伊斯兰教圣地，也将本民族的某些历史人物的陵墓等建筑视为圣地一起瞻仰。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人瞻仰苏莱曼山（位于奥什市附近的宗教圣地，别称“小麦加”），也瞻仰玛纳斯陵墓（位于塔拉市北部）。所以，承认自己是穆斯林，并非仅仅是宗教上认同，在有些场合它已成为居民群体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内容之一。就内亚伊斯兰文化的内容而言，它首先是伊斯兰教的文化，因而具有伊斯兰教文化的共性。但是，它也是内亚的文化，融入了内亚民族文化的许多内容，因而又有它的个性，特别是民族个性存在。构成有浓厚色彩的“内亚模式”的伊斯兰教，概括起来，具有以下特色：

其一，伊斯兰教徒多为穆斯林两大教派中的逊尼派，伊斯兰神秘主义——苏非主义的影响较大。

其二，伊斯兰文化进入内亚，是叠化在当地多种文化层之上，内亚本土的多种文化必然在“改造”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在传教过程中，吸收各地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圣人崇拜、圣墓麻扎崇拜和民间的祖先崇拜的诸因素。苏非的依禅、和卓们以行使“奇迹”（诸如水上“走”、天上“飞”、吹气

^① [英] 亚历山大·本尼森：《回顾伊斯兰》，载《中亚概览》，1989（1）。